

時報出版

藍小說

吉本芭娜娜

陳寶蓮／譯

王國

Vol.2

悲痛、失去事物的影子，以及魔法





時報出版

◎ 青春文學 ◎

吉本芭娜娜

1964-1970

王國

吉本芭娜娜

短篇小說集



王國

vol.2

吉本芭娜娜 著

悲痛、失去事物的影子，以及魔法

王國 vol.2——悲痛、失去事物的影子，以及魔法

作者——吉本芭娜娜

譯者——陳寶蓮

副總編輯——葉美瑤

編輯——黃嫻羽

美術編輯——米謝兒

執行企劃——黃千芳

校對——鄭偉銘、黃嫻羽

董事長——孫思照

發行人——莫昭平

總經理——莫昭平

總編輯——林馨琴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011)1113061—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0800—1317—05、(011)1113041—七1011

讀者服務傳真——(011)1113041—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liter@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凌晨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

初版二刷——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王國vol.2——悲痛、失去事物的影子，以及魔法

Copyright © 2004 by Banana Yoshimot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under the title “OKOKU vol.2 (ITAMI, USHINAWARETA MONO NO KAGE, SOSHITE MAHO)”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ISBN 978-957-13-4847-6

Printed in Taiwan



王國

vol.2

吉本芭娜娜 著

悲痛、失去事物的影子，以及魔法

「哇、又來了！又是哭著醒來。」

我不覺脫口而出。

像要甩掉什麼似的。

在那同時，熱淚滴落枕上。窗外已亮，灰色的天空朦朧地覆蓋著世界。

奇怪的是，聽不到街上的聲音，但也不是靜寂一片，偶爾聽到鳥叫聲。

車聲隱約流過，在遠處，像河流的聲音。也像耳鳴。

好想回去，好想回去哦，我在這裡已經無法呼吸。

醒來時，滿腦子是這個念頭，也只能這樣想。

自從楓出門旅行，我開始獨自看守門戶的生活後，偶爾會鮮明地夢見山上的生活。

夢中的我還住在山上，在嘹唳聒噪的鳥叫和蟬鳴聲中醒來。一屋子透明的晨光。陽光清新但強烈，曬乾了衣服，散發出清爽的味道。

我在屋中動手做日常家事。汲水、打掃庭院、準備早飯。空氣清新，天空像洞

穴似的色澤濃郁。祖母的背影靠在書桌前。

那是我平常的生活，但我為什麼想哭、感到不安呢？那樣尋常的每一天，為什麼讓我如此悲傷呢？

和祖母說說話，吃著餐桌上普通碗盤裡的醃漬小菜，查看藥草的乾燥程度，清洗衣服……，在忙碌之中，我的心緒漸漸低落。已經沒有時間了，就要醒來了，因此，必須趕快看看山上的綠，將它烙印在心底不可！只剩一點點時間了。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於是，我數度凝望窗外的山影和天空。茂密的綠、有陰影的樹群。還有那些百看不厭的生活小東西……門檻邊的死蟲子、山泉泡的茶味、水壺把手的小焦痕。

夢中的我侷促痛苦不已，簡直像行刑前的死囚。

然後，睜眼醒來。

剛下山時，祖母去了馬爾他島，留下我獨自一人生活，那時並不常常夢到山上。來到這裡後，平常因為有楓在，專心和他一起工作，沒有做那種夢的時間。

是因為現在有空閒了？還是，現在才發現我失去的東西很龐大？不只是山上的空氣和水，就連那不再裝盛泡菜的盤子、看慣的破水壺，都已不在這個世上。都在火災中失去了。

醒來時面對的這個灰濛濛的都市天空，沒有一點可愛之處。夢和現實的境界越稀薄，天空的顏色越朦朧。在這裡，外來的力量幫不上忙。

所謂外來的力量，指的是幾乎吹破窗戶的強勁颱風、耀眼的朝霞、黃昏時掠過天邊的鳥群。

不論當時在做什麼，只要看到那些景致，立刻渾然忘我，一切雜念都消失無蹤，心境不知不覺轉換了。拜這勁道十足的外來力量之賜，我在山上的時候，不會過度沈浸在自己的內面。

可是在這裡，我即使醒了，也還是抱著悵然若失的夢中心情，走進有點模糊的現實裡。

在這凡事都必須自己完成、到處都是人的地方，生活是那麼的累。高樓的燈

照、遙遠天邊的小小月亮、內心的嘮叨聲音，都變成單純的背景。雖說天黑了、該睡覺了，但周遭的感覺還是太過明亮，讓我無法把自己的鬱悶不樂歸咎於黑暗。

我就那樣一邊抱怨，一邊拭淚，開始我的一天。

那孤獨的一天。

不過，等到燒水泡茶後，我已經完全沒事了。思索今天要做的事情，隨手整理手邊的東西，動一動身體後，徘徊夢中的心就會回到身體裡面，變得非常踏實，先前的悲傷也飄然遠去。

雖然還會想念山上的生活，但不像夢中那樣絕望。只要睜開眼睛觀看，開始新的一天，出乎意料地哪裡都能去，什麼都能做，也有開心的事情。

只有剛醒來的那一刻，難過得不知如何是好。

夢中的快樂生活和巨大的自然，就像豐盛的美味大餐，總是鮮明地留在心裡，不肯離去。

我一直想著失去了那些事物，感覺再也無法追回似的，深深陷入悲傷之中。在夢中的世界裡，感情才是人的交通工具，因此沒有辦法轉移心境。

在現實中，因為身體可以發出「睡得很好」、「吃得很飽」、「好累、想睡」、「還想動動」等各種轉移心境的身體語言，我們也就不自覺地坐著「身體」這個交通工具，融入「現在」的時間中。

可是，在夢中，只有自己的精神是自己。因此，感情膨脹，毫無顧忌地溢滿出來。膨脹、再膨脹，各種心情增幅近百倍。因而，心就像做了一趟長遠旅行歸來般，就只是痛。

我的思鄉病在「爲什麼現在還會這樣？」的時期以後，以各種形式出現。

例如，祖母分株的那棵已經長得很大的仙人掌，受到都市的詭異天候擺弄，加上我的澆水判斷失誤，終於枯死了。

即使我再喜歡植物，植物枯死，也是常有的事。即使照顧得無微不至，要枯萎的還是會枯萎，我已經習慣了。

奇怪的是，我卻無法克制感情，就像是人死了似的，抱著變成咖啡色的仙人掌根哭泣。

曾經，那像蟲子般緊密堅硬、不時扎到我的刺，如今乾癟腐爛。那些日子漸漸遠去，那份清新的空氣也從我的身體裡面抽離。那段時間流動的象徵，就是仙人掌的死。

我哭得很傷心，像小孩子哭得聲嘶力竭，眼睛腫成兩倍，還是無法停止哭泣，一邊哇哇大哭，一邊打電話給真一郎。

真一郎不愧是多肉植物的專家，一聽就懂，這麼跟我說，

「不久前它頭頂才生出孩子，移植到土裡，怎麼自己就腐爛了呢？」

「是啊，你給了我那麼多建議，卻還是讓它枯死了。對不起。前一陣子就發現它有點變色，心想既然注意到了，應該還來得及救，可是每天太忙，稍一疏忽，就

已經遲了。悔恨的心情怎麼也無法打消，所以打電話給你。」

我斷斷續續地說，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說什麼，只是不停地落淚。

真一郎說，

「那個仙人掌對妳來說，是超過仙人掌的東西。」

聲音平穩低沉，我稍稍平靜下來。能夠得到別人的理解，是能讓自己感到平靜。所以，我明明知道於事無補，還是打了這通電話。

真一郎是仙人掌專家，絕不會將仙人掌擬人化。仙人掌就是仙人掌，有著和人類不一樣的生態。他是這麼認為，因此，能夠說出那樣確切的話。

「嗯，好像是這樣。火災時它幸而得救，在山上時也一直和我在一起。我和它共同擁有山上的回憶，以爲我們可以一直共同生活下去。」

看著窗外已沒有那株仙人掌的影子，我又傷心得掉下眼淚。

啊，不久以前還是那麼尋常的事情，現在都已經改變。在這裡，感覺所有事情的變化都太快。雖然窗外看來還是讓人放心的景物，但就是感覺落寞。那和在山上

時相同的唯一景物，已經消失了。

明明知道這個樣子很像傻瓜，但我就是無法克制自己。

那株仙人掌曾經擺在祖母的診察室窗台上，在陽光中亮著有光澤的刺。抬頭挺胸。不是會那樣淒慘死亡的仙人掌。也開了很多花，碰、碰、碰，像放煙火似的在夏天的夜晚綻放。在山上濃濃的空氣中，花香襲人。

感覺所有的回憶，都和那株仙人掌一起消失。

我也知道，這是「心中某樣東西之死和接受這個事實」的功課。

這樣做，像是在排毒，讓心以自動、迅速，也相當有效的作法，在夢中調整好那些「依戀和新生活中還不適應的地方」。

爲了清算，我想出最不寂寞的作法。現在，即使難過，也只能隨它去，直到時間靜靜帶走一切爲止。

對了，楓他們去佛羅倫斯掙錢（使用這個詞，他們會不高興，所以我只在心裡

這麼說）後，看守門戶的工作，意想不到的忙碌。

因此，寂寞難得浮上心頭。我很想念楓，盼望他回國，但現實中的我非常實際，就像等待和祖母相會的日子一樣，抱著「快樂是在以後，不是現在」的心情。

寂寞被每天的身體勞動壓抑，變成似不存在圓形黑塊，等到心中很閒的時候發作。但當壓抑過度時，就會以懷念山上生活的形式在夢中鮮明展開。

記帳、每月在片岡「妳沒有暗槓什麼吧」的戲謔中寄送相關文件、傳送預約客人的資料，選出其中即使沒有隨身物品、楓也能隔海算命的顧客，跟他們聯絡，確認對方是否願意接受以國際電話或網路方式算命？如果可以，再安排日期，處理後續事宜，查看書的版稅是否匯入帳戶……，想不到留守時的工作還那麼多，每天忙得要死。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個人做，沒有人可以訴苦，只好跟仙人掌說話。

來到都市，每天散步時最常想到的是，都市的植物和都市人一樣，受到過度保護。

它們和我了解的山上植物完全不同。

山上的植物擁有強大的奇異力量，無論怎麼砍伐摘取，依舊源源不絕地滋生出來，不見減損，但如果人類心存不敬，它們就會讓人類自身小小罪惡感中滲出的有毒力量，反噬人類自己，它們就是那樣強悍、魔術般的存在。在都市裡，植物給人的感覺雖然有點缺乏魄力，但是對人的反應依然敏銳。

就像缺乏細心呵護而立刻長出黑斑和青春痘的皮膚，都市裡的仙人掌，色澤也視照顧的情況，隨時改變。有時候以為是自己眼睛的問題，確實也有道理。因為整株植物的綠色變少，於是更細心觀察，對色澤的變化過於敏感。但是，它們確實變得非常纖細，依賴人類愛情滋養的比例，比山上的植物大得多。就像陽光照不到的植物費心擴大根部或占地面積般，它們在都市裡，也學習以人類的愛情為養分。我發現再簡陋的小院子，裡面的植物只要每天有人觀看安慰、呵護照顧，都會發出獨

特的亮眼光采。那是半人類色彩的感覺，可以這樣形容嗎？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很少看到這樣的植物，覺得新鮮驚奇。

就像我在都市就過著都市生活一樣，植物也會在這裡找到快樂和能源。雖然沒有在山上時的敬畏感受，但某些零星感受中充斥的溫馨和光采，仍然讓我展顏歡笑。生物無所不用其極爭取養分的模樣，真的很美。

真一郎和祖母都具有某種能力，可以對植物發揮力量，令人羨慕。他們可以自己融入植物，接觸植物空間裡無盡藏的能源，和植物對話。

我很遺憾沒有上述這種能力，只有仔細觀察植物的能力。沒有人照顧的庭院，我一看就知。無人照看的植物會散發出和落魄孤獨者相同的氣息。這情形很類似狗長得像飼主。

公園和馬路兩旁的高大行道樹不只被汽車廢氣熏害，也被其他各種討厭的東西糟蹋得快要枯死，讓我驚訝。把它們種在必須承受人們緊張壓力的地方，著實可憐。我深深覺得，緊張的人散發出來的氣息真的有毒。我們不能因為看不到就加以